

“以慈化瓷”陶艺文化交流开展



旅游新尚

2019“以慈化瓷”——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围绕“慈与瓷”的主题,通过瓷板、瓷瓶、瓷雕等多样的艺术形式,展现来自两岸20个省市、150余位艺术家当代艺术陶瓷设计创意与制作的最前沿风采。



一些司空见惯的、常挂嘴边的角里闲话,如追根去打探其来历,发觉其中的故事倒也蛮有意思的!

比如“敲竹杠”一词,多半用来比喻凭着恶势力、强横霸道,或以某事为借口来讹诈、索取人家财物。比如:那几个城里的小混混混几次三番的总是到处敲竹杠,诈人钱财,最后落得个成了“打黑”对象,“进去”接受审查的下场!那末“敲竹杠”是怎么来的呢?

清朝鸦片盛行,朝廷严禁鸦片,各地水陆要塞均设卡检查,以防烟土流入。有些鸦片贩子非常狡猾,将毛竹当中打通,把鸦片藏在里面,以此来蒙混过关。但时间一长,关卡的人非常奇怪,那些客商怎么挑行李都用毛竹,而不用扁担呢?而且那毛竹从不离身,这就引起了注意。一次,检查官上前敲敲毛竹,“笃笃笃”,听听声音不对,掂掂分量很重,于是劈开竹头,鸦片“哗啦啦”都漏了出来,事情败露,统统予以没收。从此以后,鸦片贩子只要看见敲竹头,就主动将铜钿银子塞过去,检查官就放过他们。后来关卡上只要敲敲竹头杠子,银子就会到手。敲竹杠、敲竹杠就由此而来。

另一则是“临时抱佛脚”,也叫“平时不烧香,急来抱佛脚”,意思就是平时没有好好准备,事到临头,匆忙准备来临时应付。那末这个典故里有啥故事呢?

过去做官都靠裙带关系,应验了一句话叫“朝中无人莫做官”。但自从隋朝以后设立了科举制度,自此,要凭考试、靠真才实学,考中才能做官。过去的京城在长安,在长安的东面有个叫洛阳龙门石窟,赫赫有名,石窟里雕刻蛮大的佛像,读书人三年一次京城赶考,途中路过,都要到这里顶礼膜拜,摸摸佛脚,希望能得点仙气,保佑自己,得中功名。那些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,也来凑热闹,也想得功名,也来龙门摸佛脚,还传说摸的次数越多,得到功名的可能性也越大。时间一长,佛像的脚被摸得滴光锃亮。到后来,果然一些摸过佛脚的读书人考中了,而且把这个神像说得更加神乎其神,说的人一多,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多,龙门佛像就更加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。久而久之,“临时摸佛脚”这句话就慢慢的传开了。但是一二年后,这句话被人传错了,变成“临时抱佛脚”了。

『敲竹杠』和『临时抱佛脚』的来历

李克刚

放一张过去的 CD,听听那时的回忆



角里探店

现在这个年代,手机实在是太流行了,但听歌这件事情,讲究的还是个意境、氛围。唱片,估计很多00后的小朋友已经对这个东西很陌生了,曾几何时大家听歌都是用唱片、磁带、CD,这些拥有着时代印记的东西已经逐渐的被大家慢慢遗忘了,但朱家角漕河街上有一家老旧的音像店,一直坚守着这份对音乐的初衷。

小店外面看上去带入感还不是很强,没有广告,也没有招牌,但一走进里面,如同时空隧道,瞬间将人拉入昔日的时光中。货架上摆满了各类唱片,肉眼望去大概就有两三万张,指腹摩挲着碟片那落了灰尘的薄膜包装,自然就陶醉其中:这些清晰的、可触可感的存在,何尝不是记忆中的和风霁月、吉光片羽。

这些唱片的主人,是老板的儿子阿九的。

阿九是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发烧友,为了听音乐,小时候他可以把他的饭钱省下来偷偷去购买唱片。出于对音乐的热爱,大学期间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乐队,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,随着乐队的不断成长,阿九对于音乐的热爱也越来越浓,为了能够找到更多的灵感,他开始了自己的淘碟之旅,很多时候为了淘到一张专辑,要跑遍上海的大街小巷,通过各方途径获得。店内无数大大小小的珍藏,有上世纪的黑胶唱片、珍贵的限量版CD,都是阿九这些年来,虽然前后花费数百万,但他觉得很值得。

在快餐消费时代,仍有一部分人常常光顾唱片店,坚持对音乐品质的追求。当你拥有一张CD时,便能心安理得地享受音乐的美好,还有实体抓在手中扎实的满足。CD不仅是能够播放音乐的介质,其本身就能成为一种艺术。封面、歌词本、封底、CD盘面设计……都可以很动人,就像电子书再怎么发展,装帧优

美散发墨香的实体书拿在手里,还是更踏实更容易让人投入,可以唤起对过去的美好回忆,其所承载的旧时代精神,构筑起了通往过去的桥梁,这种体验是数字音乐代替不了的。

阿九目前从事了传媒行业,然而,面对这些老唱片,他仍然难以割舍。老板要儿子学会简约的生活方式,鼓动他扔掉那些不必要的生活用品,多次要求他处理掉这些唱片,阿九也是在百般无奈之下,同意父亲帮他处理掉,但他仍然视这些唱片为最珍贵的财富,每卖掉一张,他都会不舍和难过,因为他们承载了太多的回忆,与音乐相伴的日子,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

高保真、仪式感,是唱片重新成为收藏者和音乐爱好者的心头好的重要原因,实体唱片虽不复当年煊赫显盛的光景,但实际上也只是从大众的追逐狂欢悄悄转向小众圈子的信仰坚持。圈外的人将其称为逝去的时代,渐渐淡忘;而圈内的人则一直静默伫立,不曾离去……

陈郢



地名趣谈

朱家角米市趣闻

朱家角乃青浦第一镇,苏嘉沪地区著名粮食集散地。朱家角从朱家村发展成一个经济大镇,与米业兴起是分不开的,无怪乎有人赞曰朱家角“米市兴隆,衣被天下”。

朱家角米业起于何时呢?无历史考证。在清朝同治年间(1861—1874),已存在相当规模米行了。其中恒益米行是朱家角的一方标记,该行老职工老薛,14岁进恒益学生意,他清楚记得在学生意时候,老板曾叫他到楼上拿一张旧帐簿纸包铜板,他看见有“同治二年”的账本。可见恒益当年开张,还早于同治两年。

恒益米行初创时,老板姓李,朱家角人氏。一直到民国初年,才由席子佩、吴起文三家接办合营,各出4000元大洋,共12000元,招牌

改成“恒益丰”。席子佩曾任上海申报经理,三人都有较高的社会身份,自然,米行具体业务,他们委托人全权负责。

到了清末民初期间,创建了朱家角“四大台柱”,哪四大台柱?恒益、正余、合丰、全号,资金雄厚,有话语权,构成“四大台柱”。1914年有份报纸载:“青浦、朱家角两处,最盛者以朱家角称首,商品以米为大宗……全年运销江浙等地七十多万石。”朱家角为了米市的发展,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市场环境。

1924年,沪上发生“齐卢”之战,影响了朱家角米业。恒益停业了一个多月,但是正余米行的老板徐韵竹,却是个活络朋友,看准时机冒着风险,把大米源源不断运销上海市区,盈

利颇丰。上海市向以粳米与青浦薄稻米并弄挂牌出售。但青浦薄稻比重很小,只有少量送上海。“齐卢”战争发生后,粳米在上海运输中断档,徐韵竹灵机一动,计上心来,乘机把青浦薄稻大量推进上海市场。徐老板另辟航线,起小河港,从陈坊桥,经七宝,到北新泾。运输船不够就借用农船。此举使正余米行盈利提高百分之百,使青浦薄稻米在上海市区独占头份。

1934年到1937年,朱家角米业鼎盛时期。那时,粮食加工已从手工舂米发展到机械碾米。在稻米收购期间,恒益、正余、合丰、全号四大米行,日收三、四千石左右。槽港河里停满了粮船,陈墓、角直、练塘、枫泾、小昆山、石浦

等地农民送粮工,都纷纷涌入朱家角。路远的,当天回不去的粮船,就停在米行门前过夜。米行送灯笼一盏,红烛一支,供农民上街浏览照明;雨天还备有雨具,供农民免费供用。这种做法,正是正余徐老板独创,是招揽生意一种办法。

朱家角镇每天上市粮食可达一二万石。“松江一滩,不及朱家角一舟(米行)”谚语由此产生。

青浦解放后,朱家角米业同行为支援解放军,竭尽全力,捐献大批粮食。据统计,全县共捐粮食150万斤,朱家角米业就捐105万斤,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。

李溪溪